

72.032
=14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

慶賀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
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

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

次公士執雉出周禮宗伯以禽作六
摯疏云義取所守介而死不失其節

本以殺

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

續禮戰者將
死鼓御死綏

夢尸得官

真古語

厚晉殷浩傳或問浩曰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
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

時人以
為名言

五行勝已斯為官官如草木吾如土

次公五行以
尅我者為官

而先生止言官如草木吾如
土特取其冗賤者言之爾

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

非古餽焉曰獻稱寡君

援禮記仕未有祿者君有
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

豈比公

卿相爾汝

次公孔融與禰衡為爾汝交又杜詩忘形到爾汝

世衰道微士失已得

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箬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

聚曲江船舫月燈球

續唐進士開宴嘗寄於曲江亭既撤饌則移樂泛舟又有月燈閣打球之會

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

厚孟郊字東野其及第詩曰春風得意馬蹏疾

一日看盡長安花

餘子紛紛不足數

次公禰衡云餘子碌碌莫足數

二生年少兩豪

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莫為

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

次公塗車芻靈言明器也字出禮檀弓

著眼細看

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

援楚莊王即位

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

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

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

次公史記儒林傳序公孫

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又荀爽白衣作三公

不愛白日昇青天

次公史記始皇本紀注引茅盈內紀

盈曾祖父蒙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

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唬却得償當

年續老萊子年八十衣綵衣為小兒唬以悅親

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

壽金馬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感繡感君離合

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竭來見大姊

厚漢武帝母王

太后微時為金王孫婦生女在長陵小市武帝立自駕迎之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

仲孺豈意逢將軍

援霍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絕不相聞久之去

病既壯大為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見仲孺號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

開皇苦桃空記面

續隋文帝外家

呂氏其家甚微帝顯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建中天

子終不見厚代宗皇后沈氏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后所在德宗即位建中元年遙尊為皇太后以陸王述為奉迎太后

西河郡守誰復譏援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

穎谷封人羞自薦次公鄭莊公真母姜氏于城穎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鬱蔥佳氣夜充閭續漢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賈充始生父達曰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充

始見徐卿第二雛厚杜詩徐卿二子生絕奇又云丈夫生

甚欲去為湯餅客援唐明皇王后恩寵日衰不自安一日訴曰二

惟愁錯寫弄麀書續李林甫舅子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

參軍新婦賢相敵厚晉王渾妻鍾琰生子濟他日濟趨庭而過渾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

湯餅邪上戚然閱之

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謂渾弟淪

阿大中郎喜有餘援謝道韞嘗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

我亦從來識英物試交嗁哭定何如續桓溫生未期

謝安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以其為溫嶠所賞故名曰溫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為壽二首

先生真是地行仙次公楞嚴經言仙之品有地行仙

住世因循五百年每

向銅人話疇昔故教鐵柱鬪清堅入懷冰雪生秋

思倚壁蛟龍護晝眠子仁退之赤藤杖歌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

天會方丈續維摩經言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入維摩方丈室中無所妨礙

眾中驚倒野

孤禪次公野狐禪禪家之妖魔者任傳燈錄云臨濟野狐禪云云

二年相伴影隨身續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踏遍江湖

草木春摘石舊痕猶在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塗

自衛真無敵

續莊子畏隸者若畏泥塗次公莊子畏塗者十殺一人焉則必盛卒徒而後往

捷徑爭先

却累人

續唐書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晚徇權利嘗謂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僕視之仕塗之捷徑耳

遠寄

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幹千鈞

子仁先生嘗云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下挽得數萬

鈞起方可
以言文字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

相慶引滿醉吟

千章杞梓蔭雲天

厚史記貨殖傳山居于章之材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樗散

誰收老鄭虔

續杜甫送鄭虔詩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嘗稱老畫師

喜氣到君浮白

裏

續說苑魏文侯飲羣臣酒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

豐年及我挂冠前

援後漢逢萌挂冠東都城門歸

遼東又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

令嚴鐘鼓三更月

厚杜詩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野宿

貔貅萬竈煙太息何人知帝力

續莊子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歸來金帛看顏肩

次公退之城南縣句刈熟擔肩顏

郊祀慶成

帝出乘昌運

次公易帝出乎震

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

任漢紀贊

文章有三代之風

制作七年成

次公是歲壬申元祐七年哲宗皇帝即位之七年也

大祀乾坤

合

續言合祭天地也

剛辰日月明

厚剛辰剛日也禮記言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泰壇朝

埽地

次公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又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

魄寶夜垂精

厚晉書天文志鉤陳口中一星

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而前漢天文志贊云日月周輝星辰垂精

仰御員蒼蓋環觀海岳城

北流吞朔易

續言黃河順流於北也書云平在朔易乃北方之地也

西極落欃槍

次公言西夏寧

靜也欃槍妖星名出則兵見故也

升燎靈光荅

次公言燔柴之煙也

迴鸞瑞霧迎需

雲徧枯槁解雨達勾萌

厚易需卦雲上天需又解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谷草木皆

甲拆又禮記月令云勾者畢出萌者盡達

可頌非天德因箴亦下情

次公詩庭燎因以箴之也

言知可酌

厚禮記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帝謂本無聲

次公詩帝謂文王又云上天之載無

聲無

富國因崇儉

次公周禮曰以祈年而漢有祈年觀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無心斯格物克己自消兵

唐書蕭俛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乃密詔天下鎮兵逃亡不

補謂之

化國安新政孤臣返舊耕

次公王符論化國之日舒以長

廟什留與野人賡

次公清廟祀文王之詩也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三軍喜氣鑠飛花

續唐摭言李紳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

到曉難盈尺盡

睡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驂騮金驪裏

厚漢武帝鑄金

作馬蹄狀謂之金裏蹄其後杜詩云駿馬時看金驪裏佳人屢出董嬌嬈

故殘鳩鵲玉橫斜

次公鳩鵲漢殿名杜

甫宣政殿退朝詩云雪殘鳩鵲亦多時玉橫斜雪殘之貌也

偶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

酒可賒宣勸不多心自醉

次公劉寬傳嘗於帝前被酒醉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

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也

彊扶衰白拜君嘉

續左傳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曰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表弟程德孺生日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

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

子與君皆壽骨貫耳班列中多指子二人不問而知其為中表也

活萬人寧望報

君在楚州予在杭州皆遇飢歲活數萬人

祇求五畝却歸耕四

朝遺老凋零盡

次公此詩是元祐八年作乃哲宗時也言四朝則是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為四朝逆數甲子蓋三四

十年事則程德孺當是時自出仕而來乃四朝之臣矣

鶴髮他年幾箇迎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

篆盤為壽

旃檀婆律海外芬

續婆律出波斯國膏香在木心中厚酉陽雜俎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雞舌葉藿膠薰

陸又云龍脰香出婆利國有婆律樹高八九丈瘦者出龍脰香肥者出婆律香次公案本草云婆律香出婆律國與龍脰同生一樹也西山

老臍柏所薰厚唐本州麝生中臺川谷陶隱居云形似麝常食柏葉故稔康養生論云麝食柏而香也香螺脫

麝來相羣援香螺脫厭黑甲香也能聚眾香能結縹緲風中雲一燈如螢

起微焚何時度盡繆篆紋厚前漢藝文志漢興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謂古文奇字篆書繆篆蟲

卯君次公卯君子由也子由已卯生故云君少與我師皇墳次公皇墳言三皇之書三墳是也

翁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蚤續退之詩朝蠅不須驅莫蚤不須拍

蠅蚤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厚前漢楊震死詔策曰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晚遇斯須何足

云子仁白樂天曲江感秋詩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君方論道承華勛援韓詩方今向升平元凱承華勛

勛我亦旗鼓嚴中軍次公先生蓋自言作帥定州也國恩當報敢不勤

但願不為世所醺邇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

鄉粉厚謝靈運詩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粉檀無令孤願言又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一身主祀萬里望粉榆之鄉次公漢高祖少時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故後人用粉榆字為鄉曲也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

與香俱焄聞思大士應已聞厚楞嚴經言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借子由浴罷詩韻

今日散幽憂續莊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治之未暇治天况聞萬里孫已報三日

下彈冠及新沐厚楚詞新沐者必彈冠

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次公易復卦朋來无咎為其有陽生則為復二陽生則為臨三陽生則為泰四陽生則為大壯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厚樂天家醞詩捧疑明水從空化飲似陽和滿腹春

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

傳吉夢援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殊相驚凡日爛爛開眼電續晉書戎眼爛

爛如巖下電謂王戎也硤硤峙頭玉李賀詩云頭玉硤硤眉但令彊筋

謂王戎也

李賀詩云頭玉硤硤眉

但令彊筋

謂王戎也

謂王戎也

骨可以耕衍沃次公左傳有云春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

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厚莊子謂惠子多方

其書五車要使九子讀吾與子由共九男孫矣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

矚人言适似我次公适則子由之幼子也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

田莫待八州督吾前後典八州

子由生日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次公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人力破陰隲續洪範惟天陰隲下民注云隲定也天不言而嘿定下民也少忍待其

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端如柳

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考未易畢兒孫

七男子三子四孫次第皆逢吉厚洪範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遥知設羅門次公

鄭當時傳載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獨掩懸磬室厚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回思

十年事無媿篋中筆次公杜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但願白髮兄年

年作生日

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

靈壽扶孔光續前漢孔光為太師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其令太師母朝賜靈壽杖菊潭飲伯

始厚盛弘之荊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水甘香谷中皆飲此水而壽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常飲此水後疾遂瘳胡廣字伯始雖

云閒艸木豈樂蒙此恥次公孔光胡廣二人皆畏懦諂諛之人故云草木蒙恥一時偶

收用千載相癥瘕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

多節目厚晉書庾凱見和嶠歎曰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硯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天材任操倚

嗟我始翦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

几相從歸故山不媿仙人杞本州狗杞一名仙人杞

元豐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謁王文甫於江
南岸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陝西
奏种諤領兵入界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
六十匹眾喜拊唱樂各飲一巨觥

聞說官軍取乞聞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

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子仁案王立之詩話云東坡在黃時有
一詩云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

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
西戎故臣不見天顏喜但驚州木皆春容其後作謝賜御書詩復用其間
數句立之所記如此今集中皆
無有疑其非全篇故附見于此

獲鬼章二十韻

子仁按先生謝御書詩自注云時
熙河新獲鬼章當在元祐之初

青雲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
橋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

炬燒擒姦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詭異人圖像歡娛

路載謠干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續仿杜詩偷生惟
一老伐叛已三朝取

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今朝

二聖臨雲陞千官溢海潮載囚車輾輓失主馬蕭

條續老杜病馬行失主錯莫無
晶光又云毛暗蕭條連雪霜橫拜如蹲犬胡裘尚衣貂

理卿辭具服譯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

搖續太史公言猛虎在陷
阱之中搖尾而求食慈仁逢太母寬厚載唐堯赤手

真擒虎和羹未賜臬續漢東觀故事常五月五日作臬
羹以賜百官臬惡鳥欲絕其倫也藁街

虛授首東市偶全腰續三輔錄言長安城中有藁街陳湯斬郅
支單于懸頭藁街晁錯衣朝衣斬東市左

傳有得全
腰領幸也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

節北通遼帝道有疆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

軍勝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留予夜歸書小

詩賀上

壽尊餘瀝到朋簪要與郎君語夜深敢請阿婆開

後閣井中車轄任浮沈

申之前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

得

傷悼

同年程德林求先墳二詩

程德林名筠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

師公羊僖三十三年秦伯伐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出師云宰

也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

續許攸於二親墓所列植松巨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栽松攸悲

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犯栽下俾唐褚無量以毋喪而廬墓有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瑩樹邪

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振觸

助祭有馴鳥

續蕭放居喪廬前有一慈鳥每到臨時舒翼悲鳴以助哀

歸夢先

寒食兒嘯到白須

次公取老萊子斑衣兒嘯於二親之前

遙知鄰里化醉叟

道爭扶

歸真亭

舊笑桓司馬

續宋司馬桓魋為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不如速朽

今師鄭大夫

厚晉杜預傳遺

言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有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將來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

傳家法阡名載版圖

次公前漢原涉傳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墓之遂買

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會看千家誅木杪見龜趺

續龜趺碑制也

七百四十四
喪葬今五品以上螭首龜趺子敬王直方詩文發源云龜趺碑座者也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厚王符潛夫論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又賈誼云沕淵潛以自珍也

承平百年間簪纓半齊民建溪富奇偉葉氏初隱

淪厚顏延年詩立俗迂流議尋山浴隱淪森然下喬木其下維德人次公德人指言

先墳中人也莊子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佳哉鬱蔥蔥續後漢光武紀論望氣者蘇伯阿見春陵郭喏曰氣佳哉鬱鬱蔥蔥

然氣若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援前漢楊惲云

家方隆盛時乘新松無鹿觸舊柏有烏馴厚北史蕭放字希逸居喪廬前有二

慈烏各集一樹為巢日午已前馴庭飲啄自午已後不下樹每到臨時舒翼悲鳴有以助哀也待翁歸上冢淚葉

乃冑春厚晉書王哀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哀常至墓所拜跪攀折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子仁孟郊樂府妾薄命云北山有

靡蕪淚葉長不乾

悼朝雲詩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贈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

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

聖塔予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

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

學佛亦略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厚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九齡而與我玄次公此言朝雲所生之子幹兒未百日而亡也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

有小乘禪援宗密禪師有小乘禪大乘禪取上乘禪之論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

三生斷後緣次公一念三歸臥竹根無遠近任杜詩共醉終同臥竹根夜

燈勤禮塔中仙次公塔中仙指言大聖塔也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間老

病死續佛為太子遊諸城門見生老病死遂出家一彈指頃去來今師謂過去見在未來三世也

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

員澤葛洪川畔待秋深續李源居洛陽惠林寺與僧員澤游甚密一日相約遊青城蛾眉舟次南浦見

婦人錦襜而汲者澤泣謂源曰婦人孕三歲矣吾當為之子無可逃者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莫澤亡而婦乳源後自洛適吳至所約聞葛洪川畔牧童扣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媿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源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偏却回烟櫂上瞿塘遂去不復見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闐然無

人有一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

甚對問其鄰之僧曰此雲閣黎也不出十

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

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

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

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

對酬今年復叩門空房但颼颼云已滅無餘續佛入無餘涅

薪盡火不留續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却疑此室中常有

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陸龍圖詵挽辭堯卿詵字介夫熙寧已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英殿修撰

知成都府

挺然直節庇峩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續家無十

金產師禮喪記屬續以俟絕氣注云續即今之新縣易動搖直口鼻之上以為候又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過

車巷哭六州民

師晉羊祜卒南州人聞羊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其德所感如此

塵埃輦

寺三年別尊俎岐陽一夢新

堯卿東坡與介夫相別於京師而會於鳳翔故詩及之

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州更露巾

成都所有思賢閣畫諸公像續禮朋友

之墓有宿州而不哭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辭

堯卿完夫名宗愈常州人武平之子嘗為尚書左丞

柏舟高節冠鄉鄰

厚詩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姜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

帳清風聳搢紳

續符堅就韋逞母宋氏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號為宣文君

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

倬南史劉敬宣性至孝桓序謂其父宰之曰此兒非

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當年織屨隨方進

援翟方進辭其母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

方晚節稱觴見伯仁

厚晉周顛字伯仁母李氏字絡秀中興時顛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

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皆貴在吾目前

回首悲涼便陳迹

次公王羲之蘭亭記俛仰之間已為陳迹

風吹盡棘成薪

厚詩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注棘薪其成就者

姚屯田挽辭

京口年來耆舊哀

次公京口在潤州姚屯田必潤州人也欽夫晉習鑿齒著襄陽耆舊傳

高人

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

援前漢韋賢其子玄成皆以明經歷位丞相齊魯諺

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不見恬侯萬石時

續前漢石奮子慶謚曰恬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

二千石為號奮為萬石君

負病只知為善樂

續後漢東平王蒼對明帝曰為善最樂

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熙寧九年壬子作邦

衡杭州圖經云孤山去錢唐治四里

故人已為土

次公莊子上見光而下為土

衰鬢亦驚秋猶喜孤山下

相逢說舊游

弔天竺海月辨師三首

欲尋遺迹彊露裳本自無生可得亡

續張湛列子注云本自無生故曰不

死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

厚劉禹錫詩生公說法鬼神聽

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

續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悲不自

勝簡曰懷抱中物何至此行曰太上忘情寂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樂天不是蓬萊客

援白樂天詩云

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

憑仗西方作主人

厚樂天又與果上人訣別詩云不須惆悵從師去先

請西方作主人

欲訪浮雲起滅因

厚維摩詰言是身如浮雲須臾便滅

無緣却見夢中身

安心好住王文度

續王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法師來云

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幽明耳言訖不見

此理何須更問人

孔長源挽詞二首

少年才氣冠當時晚節孤風益自奇君勝宜為夫

子後

續唐孔戡字君勝夫子三十世孫見韓退之與作墓志

林宗不媿蔡邕碑

厚世說蔡伯喈為郭

林宗作碑頌謂盧子幹曰吾與有道作碑頌獨無媿

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

細兒

次公尚書元惡大憝退之詩魯連細兒黠

耆舊如今幾人在為吾無憾

為時悲

小堰門頭柳繫船

堯祖小堰門杭州門也按圖經在仁和縣一十三里

吳山堂上月

侵筵

堯祖即有美堂也

湖聲半夜千巖響詩句明朝萬口傳

長源自越過杭夜飲有美堂上聯句長源曰天目遠隨雙鳳落海門遙感兩潮趨一坐稱善

豈意日斜庚子後

援賈誼鵬賦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鵬集于舍

忽驚歲在巳辰年

續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

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曰辰為龍已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知命當終矣

佳城一閉無窮事

續

公夏侯嬰常駕至東都門馬悲鳴踣地得石椁有南望題詩淚灑

余主簿母挽辭

閨庭蘭玉照鄉閭續謝玄傳曰叔父安嘗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

階庭爾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續易家人无攸遂在中饋却

因麟趾識關雎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雲駟忽已歸仙府喬木

依然擁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厚老萊子事父母孝年七十而衣綵於父母前

張文裕挽辭堯卿名揆

高才本出朝廷右次公前漢晁錯對策漢庭臣無出其右遂為第一能事方推德

業餘每見便聞曹植句次公曹子建善詩且有七步之敏鍾嶸嘗評其詩曰植詩原出於國風其氣骨

高奇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然超逸今古卓爾不羣師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

曰汝倩人邪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至今傳寶魏華書次公魏華河南人善書其字如

褚河南而用筆開闢有豆盧公神道碑見於世傳華王徽之外孫善草隸書濟南名士新凋喪續杜詩海內此

亭古濟南名士多劍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

喬木鄭公廬厚北海相孔融過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

同年王仲甫挽辭

先帝親收十五人堯卿仁宗天聖七年詔復制科八年得何詠富弼景祐元年得吳育蘇紳張方平其後得余靖

林億魯宗道尹洙田况王中甫錢易純老二父子公與子由共十五人四方爭看繫鵬鷗如君才

業真堪用顧我衰遲不足論出處升沈十年後死

生契闊幾人存子仁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任杜詩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他時京口

尋遺迹宿草猶應有淚痕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弟在爾

六十七
續禮曰朋友之墓
有宿草而不哭焉

蘇潛聖挽辭

堯卿潛聖名泳成都新繁人慶曆二年揚
真榜登第嘗知乾州又知邛州以職方郎
中致仕年六十餘卒有三子其中子名槩
年十八嘉祐四年劉暉榜登第終著作郎

妙齡馳譽百夫雄

子仁詩黃鳥百夫之特師文選王
仲宣等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

晚節忘

懷大隱中

續大隱隱朝市
小隱隱山林

惴惴無華真漢吏

厚後漢章帝詔
曰安靜之吏惴

惴無華文章爾雅稱吾宗

援公孫弘言臣謹案詔書律
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趨時有

負平生志有子還應不死同惟我閒思十年事數

行老淚寄西風

京師哭任遵聖

堯卿名孜字遵聖嘗
為寺丞卒於京師

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豈惟催老大漸復成凋
喪每聞耆舊亡涕泣聲輒放老任况奇逸先子推

輩行文章少得譽詩語尤清壯

厚晉阮籍傳帝讓九錫公
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詞詞

甚清壯為世所重俾陸士衡文賦
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吏能復所長譚笑萬夫上

自喜作劇縣

續袁甫嘗語何助自言能為劇縣助問惟欲
宰縣不知臺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與不能

偏工

破豪黨奮穎走猾吏

援前漢朱博傳新視事掾吏皆移病臥博
問其故奮穎抵几曰齊兒欲以此為風俗

邪嚼齒對姦將

次公唐張巡守睢陽
裂背血面齧齒皆碎

哀哉命不偶每以

才得謫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宦游久不樂江

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

師前漢楊惲曰歲
時伏臘斗酒相勞

此懷今不遂歸見纍纍葬

次公丁令威何
不學仙家纍纍

望哭國西門

續謝安既死甥羊曇
至西州門慟哭而去

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抱負珠

在掌

堯卿杜子美寄漢中王戲其
新誕子詩掌中貪見一珠新

見之齧齒中已有食牛

量

厚尸子言虎豹之子雖
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

師韓愈
岳陽樓

別竇司直詩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惟有王濬冲心知中散狀續嵇紹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爾濬冲戎字

哭刁景純堯卿名約字景純天聖二年登進士第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此老如松柏不受雪霜槁直從毫末中自養到

合抱續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宏材乏近用厚後漢范曄之言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千

歲自枯倒文章踰正始續正始魏齊王年號時何晏以才秀知名好莊老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數十篇王弼好論儒道詞才辨逸文詞不如晏天下翕然宗之由是名理之學盛行厚晉衛玠傳與王敦相見敦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風節貫華皓平生為人耳

自謂薄如縞是非雖難齊反復看愈好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叩門無晨夜百過迹未埽但知從

德公未省厭丘嫂援漢高祖微時與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俱來陽為羹盡轆釜已而視釜有羹由是怨嫂別時公八十後會知難保昨日故人書連年喪翁

媪景純妻先亡傷心范橋水漾漾舞寒藻華堂不見人瘦馬空戀阜我欲江東去瓠尊酌行潦師左氏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鏡湖無賀監慟哭稽山道續賀知章請為道士上賜鏡湖一曲李詩稽山無賀老却權酒船回忍見萬松岡荒池沒秋草

弔李臺卿并序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彊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曆千歲之日可坐數也軾謫居黃州臺卿為麻城主簿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

寅甫以書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垂頭老鸛鶴續唐史裴寬傳

空歸見裴寬而悅之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煙雨

霏七竅次公莊子之言混沌曰人皆有七竅子獨無有弊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

次公管子弟子職曰危坐向師又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莊子持竿不顧褚裒半面新厚褚裒有器識

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

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次公後漢應奉見造車匠門間半面他日路逢而識之酸茂一語妙援晉叔

酸茂惡欲觀叔向從事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酸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徐徐

涉其瀾極望不得傲却觀元媼媚續唐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見其媼

士固難輕料次公史記范雎傳侯嬴曰人固未易知人亦未易看書眼如月罅隙

靡不照我老多遺忘傳南史劉杳字士深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得君

如再少縱橫通雜藝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子仁孔子

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作

詩遺故人庶免俗子譙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造物本兒嬉續唐書杜審言病武平一省侯荅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風噫雷電笑次公

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神仙傳木公與玉女投壺裒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而別說謂乃所以為電也誰令妄驚怪

失匕號萬竅厚曹操從容謂劉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爾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于時正當

雷震因謂操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人人走江湖一一操網釣

偶然連六鼈師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便謂此手妙空令任

公子次公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轄以為鉅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暮年不得魚三歲蹲海徼

長貧固不辭子仁漢書張負曰豈有一死實未料亮與司馬

宣王對壘渭南亮死軍退人為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便料生不料死也 難將著草算除用

佛眼照何人嗣家學恨子兒尚少嗟我與曹公哀

世老不要空言今無救奇志後必耀次公博物志言乘查者云此人有奇

志吟工五字詩義重千金弔收藏慎勿出免使羣

兒譙子仁退之詩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諷傷

孔毅父妻挽辭

結禱託初歡續詩東山親結其禱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同穴期晚歲厚詩大車穀則

異室死則同穴謂擇夫得温嶠援世說云晉温嶠姑有女屬嶠覓昏嶠自有昏意答曰佳婿難得如

嶠云何姑曰何敢希汝比也後日嶠報姑云已得婿矣門地婿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昏禮畢姑女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

是老奴果生子勝王濟續晉王渾妻鍾氏字琰適渾生濟渾嘗共譚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

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啻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滄也 高風相賓友次公左傳冀缺耨其妻饁之敬

相待 古義仍兄弟次公詩燕爾新昏如兄如弟 從君吏隱中次公汝南先賢傳郭

欽吏隱于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沈疾俯仰便一世幽

陰淒房櫳芳澤在中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

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

脆當觀千字誅寧用百金瘞

任師中挽辭

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續後漢朱震字伯厚時為言曰車如

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小任温毅老更文聰明慈愛小馮君厚前

漢馮野王與弟立相代為上郡太守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兩

任才行不須說疇昔並友吾先人相看半作晨星

沒可憐太白與殘月援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 大任先去冢

未乾小任相繼呼不還疆寄一尊生死別尊中有
淚酒應酸貴賤賢愚同盡耳次公白樂天詩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冢墓高嗟哦君
今不盡緣賢子人間得喪了無憑只有天公終可
倚

鄧忠臣母挽辭堯卿忠臣字慎思

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
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公子豈先知戰戰嘗
惜日吾君日月照委曲到肝膈哀哉人子心吾何
愛一邑家庭拜前後子仁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粲然發笑色續穀梁傳楚軍粲然皆笑豈比黃壤下焚瘞千金
譬若人道德人視此亦戲劇聊償曾閱意遽與仙

佛寂孤纍臥江渚次公揚雄反騷謂屈原為湘纍注謂囚者為纍永望墳墓隔作
詩相楚挽感慟淚再滴

徐君猷挽辭堯卿君猷知黃州卒

一舸南遊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
從涕續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盡是當年不忍欺厚史記子
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采茶時山城
散盡尊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名遜小
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
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子驥按年譜元豐七年先生年四十九在黃三月量移汝州幼

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暮觀所好踰躓逐書史
搖頭却黎粟似識非分恥援淵明責子詩云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吾老常

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
那免俗續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變滅須臾爾次公維摩經言是身如浮雲須臾便滅

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子仁晉書或謂顧愷之哭桓宣武之狀曰淚如傾河注水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

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牀感此欲忘生一臥終

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

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哀老腸知迷欲自返一

慟送餘傷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

濤顛倒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

續魏志崔琰與楊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太祖

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

滯留生此兒足慰周南

史厚司馬遷傳言武帝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那知非真實造物

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為種子

援白樂天詩不將恩愛子更種憂惱根煩

公為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

棄置一寸鱗悠然笑侯喜

次公退之贈侯喜以釣魚詩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鱗

為公寫餘習餅壘一時恥

續詩餅之聲矣惟壘之恥

聞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

亡厚莊子竭竭乎揭仁義若負建鼓而求亡子也庶幾東門子

次公潘安仁悼亡詩云上慙東門吳下媿蒙莊子注

云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曰吾嘗無子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

柱史安敢望嗜毒

戲猛獸

續枚乘云越女侍前齊姬奉後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慮患先不詳囊破蛇

已走尚未省齧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黠螻
不作繭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張庖民挽辭

堯卿字朔父金陵人元豐壬戌年以疾卒於曹溪

東晉巾車令

次公周禮巾車掌王車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又陶淵明歸去來云或命巾車今云巾車令蓋

淵明嘗為彭澤令故也

西京執戟郎

次公漢制凡郎皆執戟如東方朔為中郎執戟殿下是也又揚雄位不過執戟以下

句結髮事文章言之則為揚子雲矣

甘心向山水結髮事文章

次公結髮言自小時也前漢書

有結髮翰墨結髮而戰

故自輕千戶

續杜牧之言張祐曰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何曾羨一

囊

厚東方朔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次公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天高鬼神

惡

援韓詩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骨朽姓名芳庾嶺銘旌暗秦

淮舊宅荒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黃香

黃魯直作哀詞續黃香後漢時人博

學能文當時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王仲甫哀辭

并序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
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西陳令舉錢醇
老王中父并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
年哭中父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沒
矣又八年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沈之
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
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
以遺沈之時沈之亦以罪謫家于錢塘

生芻不獨比前人

續後漢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

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東藁端能廢謝鯤

厚

謝鯤為東海王越掾任達子仁晉張翰嘗云使我有身後名不不拘坐家僅取官藁除名

如即時援莊子田一杯酒開之曰魯吾哀不復夢中論已知毅豹為均死

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

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未識荆凡定孰存續

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

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次公呂氏春秋

楚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墜也舟上從其所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李憲仲哀辭

并序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予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

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予當歸耕陽羨以綰

十匹絲百兩為贖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

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次公莊子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百年特未滿次公古詩人生不滿百遑

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

鹽車困騏驥續賈誼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焉烈火廢圭瓚援書曰火災崐岡玉石俱焚

後生有奇骨厚晉桓溫傳溫未暮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出語已

精悍次公史記郭解傳云解為人短小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續晉書嵇

中散

中散

中散

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其父則中散叔夜也

塊厚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西

漢楊王孫荅祈侯書曰裹以幣帛禹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

識黃土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次公嵇康養生論云為稼於湯世偏

有一溉之功者雖終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誰能脫左驂續禮記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

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次公大事不可緩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辭堯卿名頌字子容元祐中為尚書左丞

蘇陳甥舅真冰玉次公甥者子婿之謂也舅者婦翁之謂也爾雅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真冰玉云者取婦翁冰

清女婿玉潤也因言玉潤則以衛玠當之故次句遂言正始風流也

正始風流起頽俗續晉衛玠傳王敦見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稱其家凜凜寒松映脩竹雞鳴為善日日新八十

三年如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續魯頌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實與朝

廷生異人忘軀徇國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愠喜不

須擁笏彊垂魚次公退之曹成王碑云王之遭誣在治忽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

視去來皆夢爾誦詩相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遺

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援班昭字惠班彪之女兄固嘗

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神宗皇帝挽辭三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

神援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醕巍巍本無

象次公老子曰是謂無象之象又唐牛僧孺曰太平無象刻畫媿孤臣厚杜詩詞人取佳句刻畫竟難傳

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續左傳史克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小心仍致

孝餘事及平戎

次公詩大明言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餘事字則傳言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

典禮

從周舊官儀與漢隆

次公典禮言周則魯能秉周禮也官儀言漢則後漢書曰今日復見漢官儀也

知本無作

次公莊子至人無為聖人無作而佛書有元相無作也

千古自承風

接統真千歲

續前漢太史公司馬談詔其子遷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

膺期

止一章

次公後漢律歷志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神宗在位十九年故曰一章

周南稍留滯

援前

漢司馬遷傳言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宣室遂淒涼

厚前漢賈誼謫長沙歲餘文帝

思之召對宣室師公時在謫籍而神廟升遐故云耳

病馬空嘶櫪

枯葵已泣霜餘生

臥江海歸夢泣蒿邱

次公嵩山北邱在西京北懷之也堯卿嵩高北邱陵寢在焉

潘推官母李氏挽辭

南浦淒涼老逐臣

次公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曰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注云南浦送別之處而寰宇記南浦在武昌縣其注正引楚辭之語黃州正對武昌則南浦逐臣先生自云耳

東坡還往盡幽人

杯盤慣作陶家客

續晉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般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絃誦嘗叨孟母鄰

厚孟母三徙為子擇鄰

尚有升

堂他日約

援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邵為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府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冠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豈知負土一阡新

續晉許孜親沒柴毀負土成墳不受鄉人之助

今年

我欲江湖去莫雨連山宰樹春

堯卿劉夢得詩云千行宰木荆歸道莫雨瀟瀟聞子規俾公羊僖二十二年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

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辭

青青一寸松中有梁棟姿天驥隨地走萬里端可

期世無阿房宮下建五丈旗

續史記秦始皇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以其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又無穆天子西征燕

瑶池厚列子穆王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別日升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一日行

萬里才大古難用援老杜古柏行志士幽人老死亦其宜丈

夫恐不免續晉謝安妻劉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豈患莫已

知公如松與驥少小稱偉奇次公退之詩少小尚俯仰自

廊廟笑譚無羌夷清朝竟不用白首仍憂時願斬

橫行將厚前漢樊噲言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餘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

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哉請烹乾沒兒援漢武帝時歲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肆販物求利意弘羊天乃雨又張湯始為言雖不見省坐折

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姦雄窺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髭歸來耆舊盡零

落存者誰次公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此公稔中散

龍性不可羈續顏延年作五君詠言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疑公李北海慷慨

多雄詞厚唐李邕為北海太守杜甫作八哀詩言邕云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淒涼五

君詠續顏延年五君詠序云延年領步兵好酒疎誕出為永嘉太守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貴盛遂黜而不取五君

謂阮籍嵇康劉伶阮咸向秀也沈痛八哀詩厚杜甫八哀詩序云傷時盜賊未息興起

謂王思禮李光弼嚴武汝陽王璣李邕蘇源明鄭虔張九齡也邪正久乃明人今屬公思九

原不可作次公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吾誰與歸千古有餘悲

韓康公挽詩三首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

人德業經文武風流表搢紳空餘行樂地處處泣

遺民次公老成人出詩又楊惲傳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再世忠清德三朝翼贊勛功成不歸國就訪敢忘

君任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親問以天變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當

繼韓奕

師韓奕宣王錫命韓侯之詩

故吏總能文

次公三朝者康公所歷英宗神宗及當日之哲宗也

杜詩將軍不好武穉子總能文

西地開東閣初筵點後塵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

春扶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溼把卷獨

霑巾

次公東閣字出公孫弘又詩有賓之初筵杜詩青雲滿後塵自言筵迹康公東閣之筵也子仁先生第二章詩云三朝翼贊助謹案

范純仁撰公墓志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少好學以文章知名于時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名居第三仁宗嘉祐間已為翰林學士又遷諫議大夫權御中丞又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屢居顯美不可槩舉則公已歷仁宗朝逮英宗神宗至哲宗而薨先生蓋世數仁宗英宗神宗為三朝也墓志又云考諱億以忠義顯於仁宗之朝至參知政事謚忠憲封冀國公故先生詩有興王有世臣次章有再世忠清德等語也墓志又云公知慶州熟羌有據堡劫鎮城殺吏士者公出兵討之賊既平詔書獎諭遂知成都又神宗朝夏人擾邊慶州失利即拜公陝西宣諭使將校皆得自除又奏攻守策神宗手詔還之曰此良策也然西略一委卿安事廷議公增築羅元等城使河東陝西為犄角後西邊既平神宗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故先生詩有德業經文武文章有餘威靖塞氛等句也又案墓志當仁宗慶曆元年公初通判陳州又安撫江南又出為鄆州鈐轄又知河陽又河北安撫

使又知慶州又知成都英宗朝自成都召還權知開封府神宗朝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又知鄧又知許未赴知大名又知許移太原府俄知定州復知潁昌又知河南以哲宗即位恩封康國公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元祐三年薨於第公歷六藩府凡一十餘所故先生詩有空餘行樂處處泣遺民之句也又案墓志公為陝西河東時攻討防守既有成策而慶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數出師煩勞致怨遂罷相知鄧州故先生有功成不歸國之語意蓋有恨焉又案上卷有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又有和康公憶持國詩故先生詩有初筵點後塵及賦詩猶墨溼之句也

王鄭州挽詩

克臣

羨君華髮起琳宮右輔初還鼓角雄

次公右輔則右馮翊乃鄭州也

里農桑歌子產一時冠蓋慕蕭嵩

厚左傳子產為政三年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新書載嵩以太子太師請老優游園區家饒財而其子華為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羨其榮

那知聚散春糧外便有悲歡過隙中

次公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又云人

壽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京兆同僚幾人在猶思對案筆生風

子為開府幕與

子難同廳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厚韓退之孔戣墓銘白而長身異夢成先兆

子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清言得未嘗豈惟

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子立能詩而有禮學咄咄真相逼次公王羲之學衛夫人書

衛曰有一弟子王逸少咄咄逼人諸生敢鴈行援禮記兄之齒鴈行師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尤當鴈行也

非無伯鸞志次公後漢伯鸞梁鴻也鴻謂其妻曰吾欲衣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乃共隱入霸陵山中非無伯鸞志以言王

子立有與妻共隱之意獨有子雲悲次公子雲揚雄也子雲嘗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卒以無子獨有子雲悲似言王子立有無子之悲

恨子非天合猶能使我思兒曹莫凄切

老眼欲枯萎會哭皆豪傑誰為感舊詩子立與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

秦少游陳無己皆友善

龍困嘗魚服次公說苑白魚龍服見困於豫且之網羊僕或虎蒙援揚子羊質而虎皮見州

而悅見豹而戰匆匆成鬼錄續魏文帝書昔年疫疾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其姓名已為鬼錄師陶潛

詩昨莫同為人今旦在鬼錄憤憤到天公次公晉天文志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

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徵也而庾信詩亦云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少偶落

藩牆上同游羿殼中續莊子遊于羿之殼中中也者中央也其不中者命也回看十

年事黃葉卷秋風

滕達道挽詞二首龜父案先生作滕公墓志云公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舉進士第第

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至今詩禮將續左傳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

曰卻毅可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敷詩書獨數武宣臣次公武帝宣帝也武宣字則如兩都賦序有云武宣之世左雄

傳論有云武宣之軌是時最有名將武之名將則衛霍之屬宣之名將則趙充國之屬材大雖難用時來亦

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次公公少受知於范希文孫元規空試

乘邊策寧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子仁杜甫送郭英又詩云淒涼餘部曲淚

溼冢前麟次公冢前石麟也杜詩苑邊高冢臥麒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次公雲夢澤在湖州常州之地樊山在鄂州武昌縣皆楚地也公

方占賈鵬續賈誼謫居長沙有鵬飛入舍鵬不祥鳥也誼自傷悼以為占書云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憂之而作賦也我正

買龔牛援龔遂為渤海太守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共有江湖樂子仁退之與孟郊書云今年秋

聊復辭去江湖餘樂也與足下終幸矣空懷吠畝憂荆溪欲歸老浮玉偶

同游次公荆溪歸老蓋當時約居之實前詩亦嘗及之浮玉乃潤州金山也翫麟儀刑在續後漢趙壹詩

翫麟倚門邊云伊優北堂上驚呼歲月道厚宋玉楚辭九辨歲忽忽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任文選潘岳秋興賦悟時

歲之道盡兮慨俛首以自省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

王文玉挽辭

才名誰似廣文寒續廣文鄭虔也為廣文館博士杜甫與之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擅月斧雲

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臥病援晉書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終身稱疾辭位子雲

三世不遷官厚前漢揚雄字子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

不拔擢而推三世不徙官也幽蘭空覺香風在子仁孟郊贈崔純亮詩云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宿州

何曾淚葉乾次公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艸而不哭焉說者謂州經一年則陳根言為師心喪三年朋友則期可矣今

翻用之以言過期而猶哭也猶喜諸郎有曹志續曹志蓋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亦好學有才者也文章

還復富波瀾援杜詩文章曹植波瀾闊

呂與叔學士挽辭

無已案程氏遺書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

終日續世說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傳軌鑿不輟輒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未識魯山空此生

厚唐書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哀世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蓋元德秀字紫芝嘗為魯山令議論彫零三益

友功名分付二難兄

續世說陳元方子長文即陳羣也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諮於祖

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次公其後晉王珉小名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亦用此也老來

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厚禮記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出曰子惡夫涕之無從而出也

大行太皇太后挽辭二首

至矣吾三后

次公三后以言章憲明肅皇后保佑仁宗慈聖光憲皇后保佑英宗及今大行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元祐天子

哲宗功高漢已還復推元祐冠蓋得永昭全

坡嘗於經筵論奏仁

宗皇帝謚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思慕之庶幾於仁宗也有作

猶非聖

續莊子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無私乃是天

厚禮記所謂天無私覆也

侍臣譚

要道家法信家傳

宰相已下嘗於經筵論奏祖宗以來家法十餘事書於記注

却狄安諸夏先王社稷臣

次公先王則楚王高瓊也却狄事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獨

萊公不可武臣中惟楚王與萊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獨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某既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王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

西南者耳上大驚始決北征之策此真所謂社稷臣矣固應祠百

世

續左傳史趙對晉侯曰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何止活千人

厚後漢后妃傳鄧后嘗夢捫天后叔父陔言嘗聞活

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定策天知我

次公言宋英宗與太后定議立

元祐天子忘家常念親萬方何以報得疾為勤民

三月二十三日恭聞皇太后升遐慈聖后也以軾

罪人不許承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

故作挽辭二章

巍然開濟兩朝勲信矣才難十亂臣原廟故應祠

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聖猶貪位明德雖

賢不及民

任漢惠帝作原廟王翁孺曰活千人者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故有元后後漢和熹鄧后在安帝時

臨朝稱制權歸鄧氏明德馬后在章
帝時以儉德稱然功不加之民故云
 月落風悲天雨泣誰將
 椽筆寫光塵
續世說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椽子後作
 烈宗哀冊文子仁王立之文此詩蓋未嘗進其後作
 宣仁挽辭取其兩句云固
 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

未報山陵國士知
 遶林松柏已猗猗
 一聲慟哭猶
 無所萬死酬恩更有時
 夢裏天衢隘雲仗
 人間雨
 淚變形惟關睢
 卷耳平生事
 白首纍臣正坐詩

弔徐德占 并序

予初不識德占但聞其為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
 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蘇水德占聞予在傳舍
 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害
 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源惡病其
 根哀哉歲寒姿翫麟誰與言竟為明所誤
續柳子厚
 枯松詩不
 以險自防遂
 為明所誤
 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

來覓棟梁未省傍籬藩
 南山隔秦嶺千歲龍蛇奔
 大厦若果傾萬牛何足論
續杜甫古柏行云大厦如傾
 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
 不然
 老巖谷合抱依山樊死者不可悔吾將貽後昆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一

禪悟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厚楞嚴經云又鄰虛析塵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更

積微陽一線功厚歲時記宮中以紅線量日至日日影添一線照夜一燈長耿耿

閉門千息自濛濛次公晉書許邁服氣一氣千餘息養成丹竈無煙火

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

何窮次公傳燈錄道壽禪師在壽州三峰山有一野人常化作佛形及羅漢菩薩天仙等形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

老人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盡吾不見不聞無盡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

師佛印禪

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林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予嘗觀廣漢天寧泰長老話其事泰云是時在金山挂裕目擊公與元老問答如此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

次公傳燈錄序云機緣交激若拄於

箭鋒義維摩經云能分別諸利鈍根以為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

欲教乞食歌姬院

續北夢瑣言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盃乞食自

此帶閱人如傳舍

厚前漢蓋寬饒傳寬饒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

傳留到我

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援唐武后賜萬

回和尚錦袍玉帶師八九歲能言其兄成安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自弘農抵安西萬餘里故號萬回楊傳燈錄萬回法雲公者號州人也姓張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

僕所至未嘗出游過長蘆聞夫禪師病甚

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間矣明日阻風復

留見之作三絕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

子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

次公莊子載鄭之神巫曰季咸相壺子而壺子示之以地文季咸則以之為死又示之以天壤季咸

則以之為生

敢問老聃所游

程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方新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云云

瑟瑟寒松露骨眈眈老虎垂頭

厚易頤卦虎視眈眈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

次公南華寺在韶州乃曹溪道場也

扶病

江邊送客杖拏浦口回頭

厚莊子漁父方杖拏而引其船

老去此生一訣興來明日重游臥聞三老白事次公
三老引船之人也 半夜南風打頭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問疾

安心守玄牝次公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蓋道家謂玄牝兩竅也 閉眼覓黃庭厚

庭外景經上有黃庭下關元注云黃庭者脾為中主橫在太倉上 問疾來三士續維摩詰示病而佛遣文殊問疾也

澆愁有半餅風松時落藥病鶴不梳翎尊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

轉次公傳燈錄法達禪師誦法華經及三千部六祖禪師謂之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儒生推變化乾

策數大衍續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道士守

玄牝龍虎看舒卷次公金晶論夫龍虎者金木也金為虎木為龍虎之異名真鉛金水也龍之異名真汞木火也

我老安能為萬劫付一喘默坐閱塵界往來八十

返次公釋氏書有大劫中劫小劫如饑饉疾疫刀兵增減此皆小劫之異名統二十增減為一住劫此名中劫又有成壞空劫皆中劫也時量各經二十增減與住劫等統此成住壞空計短長之量經八十增減名一大劫 區區我所寄蹙縮蠶在

繭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續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日豈復為陵陸乎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

嗣宗雖不言續晉阮籍字嗣宗口未嘗臧否人物 叔寶猶理遣厚晉衛玠字叔寶嘗云非意相

干可以 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續虞翻

理遣 却掃今馮衍次公後漢馮衍既放廢乃閉關不出而江淹恨賦云敬通閉門却掃也 古佛

忤孫權放 之交州

既手提

續傳燈錄手提諸佛直見本來面目諸方尊宿無能出其右

諸方皆席卷當年清

隱老鶴瘦龜不喘

子仁樂天贈王山人詩夜後不聞龜喘息秋來惟長鶴精神

和我彈丸

詩

次公謝朓云好詩員美清熟如彈丸也

百發亦百反者年日彫喪但有犢

角繭

續禮記天地之牛角繭栗

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

厚爾雅釋獸篇虎切毛謂之號

貓注云切淺也疏云淺毛者別名號貓又管子幼宦篇注云係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也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

之二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

次公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見

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一一風輪轉

次公維摩經云是身無作風力所轉

自從一生二

巧歷莫能衍

續莊子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不如袖手坐

六用都懷卷

次公楞嚴經云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

風雷生聲歎萬竅

自號喘

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

詩人思無邪孟子內自

反大珠分一月細縷合兩繭累然挂禪牀妙用夫

豈淺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

續維摩遣化菩薩往眾香國中化世尊所食之餘於娑婆世界往作

佛事全鋒雖未露

次公羅山示眾云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子仁傳燈錄僧問大茅和尚如何是大

半藏已曾轉

次公有一媪詣趙州求轉藏經趙州起繞禪牀媪曰何故

說有陋裴頠

續裴頠深患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仿效風教陵遲乃

譚無笑王衍

厚王衍傳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

看經聊爾耳遮眼

厚王衍傳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

初不卷

次公傳燈錄藥山看經曰且圖遮眼

三咤故自醒

次公尚書顧命三宿三祭三咤注云至齒而不

一呖何由喘

次公莊子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猶劍首請歸之一呖也呖吹也言一吹之間未至於喘也

視故櫝靜夜珠當反

援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去珠復返

安居三十年古

衲磨山繭持珠尚嘿坐豈是功用淺

書普慈長老壁

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倦客再遊行

老矣

厚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然其人材足依也

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叅白足

知禪味

續釋曇如晉武時人天下稱為白足和尚厚維摩詰雖復飲食而以禪說為味

苦厭黃公聒晝

眠

師黃公黃鸝也

惟有兩株紅百葉

堯卿江浙間有花謂之百葉紅

晚來猶得向

人妍

書焦山綸長老壁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

續金剛經若心有住則為非住

我來輒問法

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

任維摩經言文殊師利問維摩

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君看頭與

足本自安冠屨

續轅因與黃生爭論景帝前生曰冠雖救必加之於首屨雖新必貫之於足

譬如長

鬣人

子仁左傳昭七年云長鬣者相十七年又曰長鬣者二人伏舟側

不以長為苦一旦或

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

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

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記夢

并序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

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為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

在留質悟員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

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員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員空入井中

子仁楞嚴經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

中則有一尺虛空此空若因土出則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

不信天形真箇樣

次公昔言天者有渾天有宣夜有益天其論天形之說各異

故應眼力自無窮連環已解

如神手

續惠施好辨謂連環可解

萬竅猶號未濟風

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

竅怒

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夜夢 并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

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

次公走字當如前漢書音奏蓋趨之

之義也

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桓莊初怛然悸寤

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鉤魚

厚退之詩歸舍不能食有如魚挂鉤

我生紛紛

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

汪按年譜先生

以嘉祐二年丁酉中第至紹聖四年丁丑貶儋耳適四十年

仕不願留書繞纏自視汝與

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

厚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次公又北堂書抄載孔子讀

易韋編三絕鐵鏞三折

如我當以犀革編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門前歌舞鬪分朋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閒

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

劉器之好譚禪不喜游山山中筍出戲語

器之可同參玉版長老

駒父冷齋夜話云先生邀器之食筍味勝問此何名

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器之乃悟其為戲坡公大笑作偈云云

叢林真百丈

次公禪關謂之叢林傳燈錄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所出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曰百丈也

法嗣

有橫枝

玉板橫枝竹筍也次公禪宇謂之法嗣而禪家旁出謂之橫枝傳燈錄黃梅謂道信師曰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是也

怕石頭路

厚鄧隱峰參石頭和尚馬祖止之曰石頭路滑既往果為石頭所困無一語而還

來參玉版

師聊憑柏樹子

續傳燈錄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庭前柏樹子

與問籜龍兒

子仁盧仝詩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籜抱龍兒奔迸溢林藪

瓦礫猶能說

次公莊子道在瓦礫又傳燈錄有僧

問如何是佛文殊答云

此君那不知

援王子猷愛竹嘗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

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

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

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

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答予一以答慎明

年予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其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

次公高安則筠州也是時子由謫監筠州酒稅

一時抖擻舊塵

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

余送曹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

次公指言慎長老

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

一映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

余次慎韻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

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

慎老和余詩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

無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

子由答余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到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

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

子由答慎詩

聞辨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

次公莊子云心若死灰盧全月蝕詩青山死灰色

白雲

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

子仁按子

由辨才塔碑云沈公邁治杭以師住天竺靈感觀音院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又逐師於潛俞年而捷敗復以上大竺與師捷之在天竺也巖石州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趙公抃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即先生今詩意也

發前後臺

次公白樂天天竺詩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

寄聲問

道人借禪以為詆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

續嵇康居貧與

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造焉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問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

續金剛經若心有住則為非住又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

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曾按杭州圖經云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峰楊梅尤盛有紅白二種今杭人呼白者為聖僧梅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

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

續圓覺經云菩薩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滅譬如有入自斷其首已斷故無能斷者

則以礙心自滅者礙礙已斷滅無礙礙者

冰銷那復有冰知

堯卿圓覺經云善男子若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湯銷冰無別有冰知冰銷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次公傳燈錄譬如寒月水結為冰及至煖時冰釋為水

若苦今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

有主須還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

援六祖詩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

臺何勞勤拂拭白不染塵埃

只從半夜安心後

厚惠可謂達麼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

安失却當年覺痛人

次公楞嚴經畢陵伽婆蹉言毒刺傷足云云覺清淨心無痛覺堯卿慧可大師即所謂神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名神光翼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

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今汝南者其以少林達磨大師教可師

歟光受教造於少室參
達麼果傳衣得法焉

嘲謔

朝雲詩

并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
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
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
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
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
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暮而夭
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

緇樂天不能忘情吟引妓有樊素者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樂天既老又病風將放之

素慘然立且拜婉戀有辭辭畢涕下予聞素言亦愍嘿不能對且命反袂遂作不能忘情吟

恰如通德伴伶玄

厚後漢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章得妾姓樊曰通德頗能言趙飛燕姊妹事玄因作外傳

阿奴絡秀不同老

援晉書周伯仁母李氏字絡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為妾生伯仁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嵩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

摩總解禪

次公維摩經天女居維摩室與舍利佛發明禪理維摩曰此天女已能遊戲菩薩之神通也

經卷藥

鑪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

緇三山則

海中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也

不作巫陽雲雨仙

厚宋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曰妾巫山之神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莫莫陽臺之下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尊徒
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

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世言檢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云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妓遇雪

陶收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麗人安得此但能於紅綃煖帳中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陶嘿然慙其言莫言衰

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

園賦客有言才續文君司馬相如妻青瑣窓名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游於兔園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

右先生自注云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戲贈田辨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

彈子仁此暗用司馬相如琴心挑卓文君事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

道士皆和予亦次韻

聊為不死五通仙次公佛具六通而神仙眾特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無死無生終了無生

一大緣

厚傳燈錄慧能大師對內侍薛簡云我

獨鶴有聲知半

夜續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

老蠶不食已三眠

次公退之云蠶起且眠矣不得老以簇也蓋惟三眠

而老憐君解比人間夢

芝有夢齋子由作銘

許我來逃醉後禪

厚社甫飲

中八仙歌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

年厚陶詩屢閱清酌至何以樂當年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

次公宛丘陳州也時子由為學官

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

次公唐進士張彖志氣高大未嘗低

折於人嘗曰大丈夫有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遯于嵩山

斜風吹帷雨注

面先生不媿旁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

厚東方朔言侏儒飽欲死臣朔

飢欲死死肯為雨立求秦優

援秦始皇置酒而天雨優旃謂陛楯郎曰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幸休居始皇乃使

陛楯者得眼前勃磈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游續莊子

半相代虛則婦姑勃磈心無讀書萬卷不讀律次公梁元帝之敗盡焚圖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又唐沈全交作嘲誚之詞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致君堯舜知無術次公杜詩致君堯舜上又韓詩致君

術豈無勸農冠蓋鬧如雲次公班固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送老壅鹽甘似

蜜續退之送窮文太學四年朝壅莫鹽門前萬事不挂眼次公韓退之詩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挂眼頭雖

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次公杭州別駕先生自言也畫堂五

丈容旗旄厚秦作阿房宮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重樓跨空雨聲遠屋

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次公案先生詩案云是時道逢

箠次公案先生詩案云是時多流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箠貧民也某平生所慙今不復恥矣以譏諷鹽法太急也

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次公案先生詩案云是時張靚俞希旦作監司某不

喜其人然不敢與之爭議故比之以為陽虎也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

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厚杜詩文章真小技於道未為尊先生別駕舊齊

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字翬案鹽官縣圖經云縣管六

鄉隋開皇九年置杭州鹽官縣屬之有鹽場十所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

羊共曉鼓却隨雅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

眉應入夢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我

州賢將知人勞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

遠兩腳凍硬公須軟續明皇歲幸溫湯諸楊館在宮東帝臨幸賞賚不貲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軟

脚援大唐稽疑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錢三百千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

著霜溪上茗花正浮雪顧渚茶芽白於齒梅溪木

瓜紅勝頰次公杜詩色好梨勝頰敬夫吳興統地云梅溪一名東海堰在烏程縣西南六十里又曰顧渚泉上有木瓜堂其庭除列植木

未去先說饞涎垂亦知謝公到郡久續謝安嘗為吳興太守應

怪杜牧尋春遲厚杜牧佐宣城幕聞湖州多奇麗往游之刺史崔君張水嬉使州人畢觀令杜牧閱之因見一女孩

好對禪榻援杜牧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湖亭不用張水嬉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橋依舊斜

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次公舞有大垂手小垂手

和邵同年戲贈賈牧秀才三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任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援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白頭如新傾蓋

從來未省馬牛風次公左傳僖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

卜鄰尚可容三徑續蔣不相及也疏云馬逐上風而去牛逐下風而來故云不相及也又書曰馬牛其風

投社終當作兩杜陵舍中竹下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與之游次公杜詩王翰願卜鄰左傳非宅是卜惟鄰是卜

翁古意已將蘭緝佩續離騷紉秋蘭以為佩招詞閒詠桂生叢

來漸不公援劉安招隱士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此身自斷天休問厚杜詩自斷此生休問天白髮年

朝見新萸出舊槎次公先生本注云時賈欲再娶則詩意皆涉夫婦事也新萸出舊槎使枯楊生萸之義騷

人孤憤苦思家次公韓非有孤憤篇言孤獨而憤悶也惟孤憤故思家爾五噫處士太

窮約厚後漢梁鴻傳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

惡之求 鴻不得 **三賦先生多誕誇** 援相如奏子虛 上林大人三賦 帳外鶴鳴奩有

鏡 援孔德璋北山移文 云蕙帳空兮夜鶴怨 **筒中錢盡案無鮭** 安國先生答秦太 虛書曰初到黃痛

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仍放大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厚南史 庾果之清平自樂食惟有韭菹滷韭生韭雜菜任昉常戲之曰誰謂庾郎 貧食鮭嘗有二十 七種菜謂三韭也 **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叉**

時賈欲再娶續盧全詩夜叉當 晝不月啓夜半醮祭夜半開

生涯到處似檣烏 次公杜詩檣烏相背發又曰檣烏宿處非又曰檣烏 終歲飛此特檣竿上刻為烏形以占風爾晉令

車駕出入相風在前相風正是刻烏於竿上名之曰相風 晉傳玄相風賦云棲神烏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是已 **科第無心**

摘領鬚 續韓詩連年收科 第如摘領底髭 **黃帽刺船忘歲月** 厚前漢鄧通以 權船為黃頭郎

注云土勝水其色黃故 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白衣擔酒慰鰥孤** 厚晉陽秋云陶潛九月 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

中坐摘菊花盈把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 江州刺史王弘送酒即便獨酌醉而後歸 **狙公欺病來分栗** 援 莊

子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然則朝 四而莫三眾狙皆悅疏云芋橡子也似栗而小 **水伯知饒為出鱸**

厚山海經朝日之谷 神曰天吳是為水伯 **莫向洞庭歌楚曲煙波渺渺正愁予**

續九歌帝子降兮北渚日渺渺兮愁 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

詩戲之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顙翁 次公吳張昭以孫 權為紫顙將軍

誰知愛酒龍山客 續孟嘉為桓温參軍九 日温燕龍山寮佐畢集 **却在漁舟一葉**

中

西閣珠簾卷落暉 干朋用王勃滕王閣 詩珠簾莫卷西山雨 **水沈煙斷佩聲微**

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 厚後漢伶玄妾樊 通德能言趙飛燕

姊妹事玄既為著傳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馳騫 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艸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今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

次公成都謂之錦官故亦謂之錦里杭州臨安縣昔日錢王時賜名衣錦城而先生臨安三絕

又有題名錦溪今句特取錦里先生四字以言子野時陳述古守杭令作此詩可以推見

莫欺九尺鬚眉蒼

杜續

詩張公一生江海客

詩人老去鷓鴣鳥在

厚麗情集唐貞元初有張君者遇崔氏女於蒲

崔小名鷓鴣元稹為作會真三十韻嘗與李紳語其事紳又作鷓鴣歌

公子歸來燕燕忙

援漢成帝嘗微

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行嘗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有張公子任或

說張祐妾名燕燕

柱下相君猶有齒

續張蒼自秦時為主柱下方書漢文帝四年為丞相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為乳母

江南刺史已無腸

厚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而歸見二妓曰郎

中席上與司空詩云司空見慣真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師白樂天山游示小妓詩莫唱楊柳枝無腸與君斷

平生謬作安

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援前漢張禹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宗宗每候禹責師空置酒設樂與弟子

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未嘗得至後堂

贈張刁二老

堯卿張子野湖州烏程人刁景純潤州丹陽人

兩邦山水未淒涼二老風流總健彊共成一百七

十歲

續白居易九老詩九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紵紆朱白鬚須

各飲三萬六千觴

續李白詩百年三萬

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藏春隲裏鶯花鬧

藏春刁公隲名

仁壽橋邊日月

長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次公仁壽橋張子野所居詩人

指言子野子野多寵姬以戲之也

梅聖俞詩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

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

邑作詩戲之

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苜蓿堆青盤

任開州長溪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

為東宮侍讀官僚閒澹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

歸來羞澀對妻子

自比鮎魚綠竹竿

續梅聖俞以詩知名仕宦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及受一勅修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

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對曰君之仕宦亦何異鮎魚緣竹竿乎聞者以為名對今君滯留生二毛續太史公留滯

周南又潘岳秋興賦余春秋三十二始見二毛飽聽衙鼓眠黃紬仔世傳太祖戒勅縣令勿於黃紬被底放衙

更將嘲笑調朋友人道獼猴騎土牛續周泰擢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

繇調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而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明公之子有文采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子仁李白詩身騎土牛滯東魯願君恰似高常侍暫為小邑仍刺史援高適為封丘

縣尉有詩云乍可在歌州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後鎮成都官至散騎常侍不願君為

孟浩然却遭明主放還山續孟浩然為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浩然念詩曰不才明主棄

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命放歸南山官遊逢此歲年惡飛蝗來時

半天黑羨君封境稻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援魯恭為中牟

令螟傷稼不入境又朱均為九江太守蝗飛至郡界輒東西散去倬卓茂為密縣令蝗蟲不入縣界又東漢戴封為西華令時汝潁有蝗蟲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鴟鴞聽啾啾次公素虬以言刀劍也明朝

只恐兼烹鶴厚小說言不好事者嬰琴煮鶴其詩曰自從烹鶴燒琴後獨坐青山背月明此去還須

却佩牛任龔遂治渤海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便可先呼報恩子續混之送

石處士詩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不妨仍帶醉鄉侯厚皮日休詩他年謁帝言何事

請贖劉伶作醉侯次公其醉鄉字則王績嘗作醉鄉記堯卿唐人詩若使劉伶為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他年萬騎歸應

好奈有移文在故丘援周彥倫隱鍾山後應詔出仕欲過北山孔稚圭乃假山神之意作北山移文以却之

戲周正儒二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續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

三公而無嗣祜竟墜馬會當千鎰訪權奇厚前漢禮樂志天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詩志倣儻精權奇勸

君鬻駱猶閒事腸斷閨中楊柳枝次公白居易既老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

蘇東坡詩集注卷五

蘇東坡詩集注卷五

蘇東坡詩集注卷五

七百四
樊素者善唱楊柳人多以曲名之將放之馬有駮者駮壯駿穩乘之亦有
年將鬻之圍人牽馬出馬驤首反顧一鳴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
然立且拜婉戀有
辭竟鬻駮而留素

天廐新頒玉鼻騂故人共弊亦常情相如雖老猶
能賦續揚子雲曰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又曰如孔氏之門用賦則相如入室換馬還應繼二生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次公醉翁歐陽永叔也詩老梅聖俞

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飢試問鳳凰

飢食竹續莊子鷓鴣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練實竹實也何如駕馬肥苜蓿次公苜蓿州名

本出西域史記大宛馬嗜苜蓿蓋州之美者張騫得其種來中原亦可以為苴薛令之所謂苜蓿槃者是已知君忍飢空

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厚後漢馮衍書云詞如循環口如布穀次公退之詩挈攜陬維口瀾翻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冰次公鵝溪東州溪名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

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為老侍從

骨寒只受布與繒牀頭錦衾未還客續杜甫有贈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

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坐覺芒刺在背膺

任漢書霍光驂乘宣帝常若芒刺在背豈如顙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

增厚詩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醉中倒著紫綺裘次公李白詩倒披紫綺裘下

有半臂出縹綾續唐鄭愚以錦為半臂崔鉉覽其卷曰真銷得錦文半臂也次公竇參為中丞夢德宗解錦半臂賜

之子仁縹普沼切錦青白也封題不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遙

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須紅帶柳絲

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顙雖老

無人憎厚韓愈詩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

詩問之

白衣送酒侮淵明

續續晉陽秋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擔酒至乃太守王弘送酒也

急埽

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

厚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味以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

州有齊郡言到臍也

化為烏有一先生

援司馬相如子虛賦設為鳥有先生言烏有此事也

空煩

左手持新蟹

援晉書畢卓云左手持酒杯右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此生矣

漫遶東籬

艷落英

次公陶淵明在東籬下得王弘酒便開酒對菊徑醉而歸也離騷云夕餐秋菊之落英

南海使君今

北海

厚章時為廣帥後漢孔融為北海相嘗歎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定分百榼餉春

耕

次公孔叢子載平原君強子高酒曰諺云子路嗑嗑尚飲百榼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皇覽德輝

續賈誼弔屈原云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遠引不待遣鷓鴣

戀庭宇

次公莊子鳥莫知於鷓鴣疏云鷓鴣燕也

倏忽來千轉那將坐井蛙

厚莊子埴井之蛙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又後漢馬援謂公孫述為井底蛙

而比譚天衍

續史記鄒衍有譚天

蠹魚著文字

援退之詩何殊食蠹魚生死文字間

槁死猶遭卷老牛疲

耕作見月亦妄喘

次公風俗通吳牛望月而先喘使之苦於日見月而喘焉又世說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

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寒色帝笑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東坡方

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目擊

續孔子見温伯雪子目擊手而道存

侍者

應足繭

子仁淮南子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於郢見楚王又杜詩足繭荒山轉愁寂

最後

六蟲篇深寄恨語淺

戲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温嶠

續温嶠娶姑女既昏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笑曰我料是老奴果如所疑

握刀

晚歲戰劉郎

續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健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

須戚戚如馮衍

續馮衍妻北地任氏妒悍衍作書與其兄遂逐之

便與時時說李

陽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旁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山公又作習池游

荅王鞏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遶吾城城室如削鐵次公杜詩大城鐵不如中有李臨淮

號令肝膽裂

續李光弼御軍嚴肅代郭子儀於河陽士卒旗幟皆舊也光弼號令之乃益精明子仁唐書郝廷玉傳魚

朝恩聞其善布陳請觀之廷王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一曰此之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當罪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破古來彭城守未省怕惡客續公孫弘曰寧惡客云是誰祥符相公孫

是家豪逸生有種千金一擲頗黎盆連車載酒來

不飲外酒嫌其邨子有千餅酒我有萬株菊任子

滿頭插厚杜牧之詩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團員見花不見目醉中插

花歸花重壓折軸次公史記云羣輕折軸問客何所須客言我愛山

青山自遶郭不要買山錢續戴符乞買山錢千頓與百萬此外有黃樓

樓下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厚史記孔子曰

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詩衡門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洗耳許由事也師晉孫楚云所以枕流欲洗其耳彭城之游

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夜過舒堯文戲作

堯卿名煥字堯文時為教授

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幌雲母先生骨清少眠臥長夜默

坐數更鼓耐寒石硯欲生冰得火銅餅如過雨郎

君欲出先自贊

次公漢書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注云贊進也郎君指言堯文之子堯卿應休璉與滿公

琰書曰外嘉郎君謙下之德故後來遂以郎君稱人之子弟

坐客斂衽誰敢侮

堯卿此言堯文非嫡也南史崔

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母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客曰家無人與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固母子而賤其諸兄晉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秀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此二句皆微辭以戲之故但使其意而不使其字也明朝阮籍過阿戎

續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年十五少籍二十歲

而籍與之交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譚

應作羲之羨

懷祖

厚王羲之傳王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

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寧論斗

次公此篇全用陳遵事比陳季常別取他事足成之樽字孟公論斗如汝陽三斗焦遂五斗劉

伶五斗李白一斗合自然是矣

醉後關門防客走

續前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雖有急終不得去

不妨閒過左阿君

厚遵為河南太守弟綬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

外家左氏飲酒作樂司直陳崇劾奏

百適終為賢太守

援京帝末遵入

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府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請斥大司徒

馬宮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老居閭里自浮沈笑問伯松何

苦心

續遵少與張竦伯松相親友嘗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沈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

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得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忽然載酒

從陋巷為愛揚雄作酒箴

次公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

具在遵傳其中云酒何過乎遵大喜謂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

長安富兒求一過

次公退之詩長安富兒盤饌

羅襪

千金壽君君笑唾

次公選詩主稱千金壽劉又詩云玉石共笑唾子仁史記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

壽仲連笑卻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坐厚導所到衣冠
之遂辭而去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導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陳驚坐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以戲之

孟嘉嗜酒桓温笑續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温問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爾

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

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續褚裒有器識正旦朝褚裒問亮聞江

覓哀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通介寧隨薄俗移次公盧欽言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

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其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二子有靈應撫掌次公二子指孟嘉與

子仁杜詩勿問通與介徐公自有常吾孫還有獨醒時厚屈原漁父詞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戲足柳公權聯句并引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
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
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
涼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
四方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
州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

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袂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
朝暉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諭馬
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
戲作數語足之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睨駑
駘豐肉減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
致詰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爲甚酥潘
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莫作醋錯著水
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

劉公求之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
著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嘲子由

堆几盡埃簡攻之如蠹蟲誰知聖人意不在古書
中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
明戲贈二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傍險行定是岑公闕
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

蓬窗高枕雨如澗恰似糟牀壓酒聲今日岑公不

能飲吾儕猶健可頻傾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

并引

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一句玄鴻橫號
黃榭峴九曲亭即吳王峴山一山皆榭葉其旁即
元結陂湖也荷花極盛因為對云皓鶴下浴紅荷
湖座客皆笑同請賦此詩

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繫舸菰
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劒賡
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夏甘瓜羹

戲和正甫一字韻

故居劒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管竒孤甘挂汲

古綆僥覲敢揭鈎金竿已歸耕稼供藁桔公貴幹

蠶高中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因狡獪加間關

王方平謂

麻姑云姑固少年吾老矣
不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
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却空回隔籬不喚鄰
翁飲抱甕須防吏部來

道士令悅神樂中所謂離而復合者
杜詩云有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

盡餘
杯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為一噓

平生未省為人忙貧賤安閒氣味長粗免趨時頭
似葆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尊酒聞

呼首一昂欲挹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鬚眉黃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一



